

一部揭文艺圈老底的浮世绘

歌 舞 群

团

台上台下的性与爱、权与色

赖俊熙 著

一部揭文艺圈老底的浮世绘

歌
舞
团

台上台下的性与爱、权与色

郭俊熙 著

德宏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舞团 / 赖俊熙 著 — 德宏 : 德宏民族出版社, 2002.10

ISBN 7-80525-682-9

I. 歌… II. 赖… III. 歌舞团 小说 IV. I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8554号

书 名 : 歌舞团

作 者 : 赖俊熙 著

出版·发行	德宏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思继春
社 址	潞西市青年路1号	责任校对	梅罕冷
邮 编	678400	封面设计	刘梁伟
电 话	0692-2124877	印 刷	四川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32	版 次	2002年11月第1版
印 张	15	印 次	2002年11月第1次
字 数	280千	印 数	1-5000
ISBN 7-80525-682-9/I·190		定 价	19.80元

作者序

这本书原拟名《玩意》，曾有题注：“玩意儿，在演艺圈，指艺人的艺技；而在民间口语，则为‘东西’”。

“演艺是什么东西？”一种声音在问，在问你，也在问我。

一种声音回答：“莫把艺术当玩意，莫把艺术家当玩意。”另一种声音说：“啥艺术？那不过是玩意，啥叫艺术家？那不过是玩意！”这是演艺之名的喜？哀？这之中的幽默、伤感和苦涩，使我把《玩意》之名改为《歌舞团》，就是想直接明白讲述演艺圈中人的故事。

我跟这个圈儿里的人有过一段荣辱与共的不寻常相处，从而发现，这个领域的人与众不同。他们于许多事上很是旷达，比如男女情性，比如金钱利益，大多看得极开，是相当自由洒脱；却又于一些事上迂腐而认真，比如艺术，比如证明艺术成就的荣誉，是视同生命一般的宝贵。这大多是一些理想癖者，为了心中的艺术，为了生活的圆满，甚至可以牺牲一般人认为绝不应该牺牲的东西。然而，现实是无情的，因而他们含辛茹苦的追求，呕心沥血的努力，收获的却难免是辛酸，是愤懑。

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序》中有这么几句话：“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

勿庸讳言，今天我们面临的空气也不轻松，因为腐败、

堕落和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也正沉重着我们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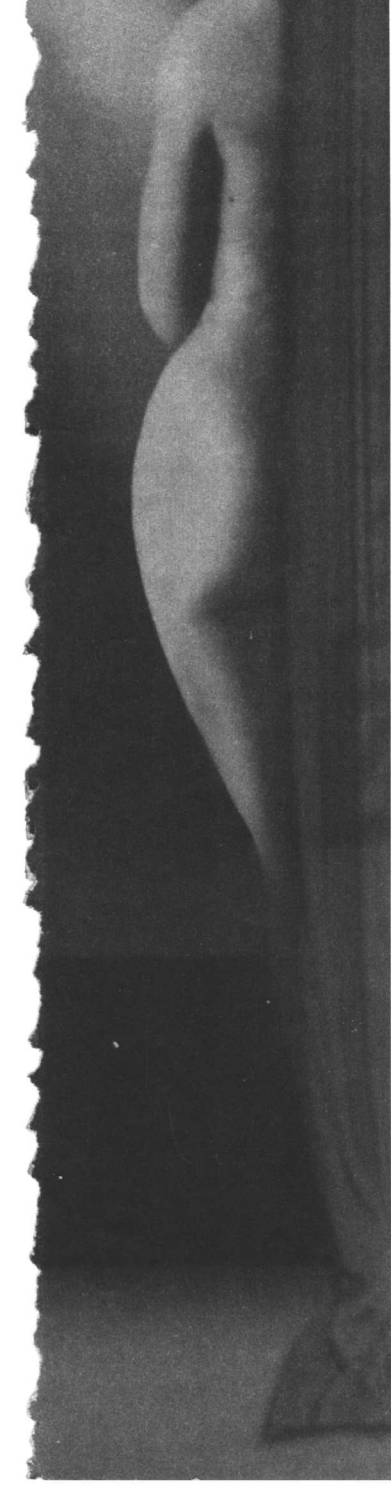
《歌舞团》里面的空气也不轻松，它虽然没有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腐败，但它值得你关注，这是另一类不显山不露水的堕落……那种把事业当游戏，把权力和地位当作可以为所欲为的交易，当作玩弄女色、玩弄荣誉的游戏，这一类堕落在以艺术的名义上演，在肆无忌惮地腐蚀着人们那些美好的愿望和生活，寒冷着、扭曲着那些善良的心灵……

《歌舞团》也会把读者引进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生活空间——嬉戏的权力场，腐败官场的后花园。在这本书中，我希望让读者进入他们所好奇而隐秘的另一个世界——权色交易、人欲权欲横流的演艺空间。《歌舞团》里呈现出的一连串利害冲突和情感纠葛，呈现出她们为圆艺术梦，追新求异，挥洒智慧，挥洒情欲的一幅幅鲜活的生态形象……她们活得一点也不轻松。

正是在这样一幅艺痴情痴，权欲交织的画卷里，演艺圈中那些情感丰沛的人，其情、其性得到了充分的暴露，这是人的本性，是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勿庸回避。

《歌舞团》也意在把情与性的美丑在幕前幕后、台上台下尽情演绎，美的时候有丑的交易，丑的时候有美的践踏，欢乐的时候有苦涩的泪水，疼痛的时候有异常兴奋的刺激……美与丑、爱与恨就是这样交织，置身于一个经久不衰的游戏……置身于一种灵与肉的创造之美……

书里的人物是虚构的，而书里的情与性、权与色、美与丑的曲折故事，又有鲜活的现实气息和警示性。谁敢说已与书中的人物就没有相通的情与性呢？人的天性是相似的，对灵与肉完美结合的不懈追求，与生俱来就潜伏在我们身体的最深处，只要你掀开人性中虚伪的、世俗的面纱来看……



目 录

卷一

部长儿媳	001
不中用的丈夫	007
出轨	014
恩人	020
官场偷情	026
交易	034
舞台剧出笼	042
移花接木	050
开窍	059

卷二

会上会下	073
心计	081
暗箱操作	091
忍痛割爱	102
有苦说不出	109
逢场作戏	115
“这女人厉害”	123

卷三

花招	131
太窝囊	149
求饶	156
圈内人	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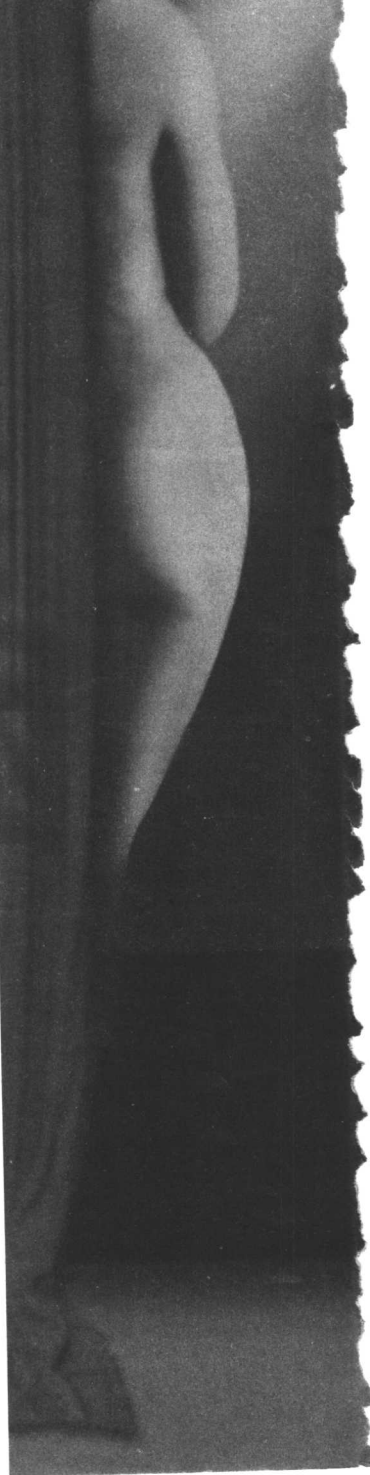
醉得不轻	178
“睡书记”	184
出卖艺术	194
好东西给糟蹋了	206
权瘾	213
一大丑闻	235

卷四

讨好政客	249
借口	258
刺探	269
借花献佛	274
谎言	282
乞情	292
卖友求荣	302
漏洞	312
同病相怜	326
排戏	332

卷五

预感	337
黑幕	344
《狼》剧	356
倒霉	368
得宠	376
开始醒悟	386
秀山行	391
两套戏路	401
月琴湖畔	407
完美境界	417





卷一

部长儿媳

有消息传出，N市歌舞剧团团长邱彤将调省音乐学院。他那团长的位子还没空出，就有许多人瞄上了。

按理，一把手调走，二把手应该顺理成章地顶上去，但万事都有个意外，恰巧第一副团长高建年纪大了，又患上糖尿病，保命尚且自顾不暇，哪来的心思当官；而第二副团长曹欣又刚提起来不久，按惯例只能借势向上爬半格，不可能连升两级，何况他也无意费心费力地去争取那半格，只一心一意搞他的音乐创作，想当个有名的作曲家，于是就给N市文艺团体的其他人留下了期望的空间，都千方百计钻门子，走路子，谋这团长的位子。

市歌舞剧团是文化局下属单位，任命权在局里。但文化局虽属政府系统，却是党管的意识形态部门，得受市委宣传部节制，因此，干部使用还得报市委宣传部批准。也

就是说，提谁不提谁，关键在两个人：文化局长王扶之和市委宣传部长卿德戈。

很多人猜测，这团长很可能会从川、京、话三个团的副团长，或者群众艺术馆的副馆长中提一个。白玉婉也是这样看的，而且觉得自己的希望特别大。

她原在歌舞剧团工作，是那种由业余爱好而进入专业团体的杂家全能型演员，几年前到省艺术学院去进修过，主要学舞蹈，也兼学声乐和导演，归来后不久便离开歌舞剧团，调到群众艺术馆任副馆长。

学舞蹈的身材好，然而那好身材是要靠不间断的练功来保持的。白玉婉刚到群众艺术馆时还坚持练功，但练而无用，渐渐就松懈下来，最后干脆停了。这一停，没用多久，人便长丰腴了，胸脯由微微凸起的两个蟠桃变成了圆滚滚的两座富士山，臀部也越发地浑圆，人倒是更多了几分风韵，更加光彩照人，但要重新拾起业务，恐怕已经不太可能像从前那般得心应手了。

“就是提到你头上，你还能干得下来吗？”连她的丈夫汪卫也这样认为，冷静地相劝，“算了吧，我看你还是别动这心思的好！”

“瞧你多有出息！多有长进！”白玉婉一下火了，狠狠地剐了汪卫一眼，“说什么话呐？啥叫干得下干不下？忘了我白玉婉是什么样的演员啦？——既能跳又能唱，还学过导演，我回歌舞剧团正好专业对口。不就是一个团长嘛，和尚都是人做的！以前我在歌舞剧团当舞蹈队队长，现在当群众艺术馆副馆长，不是都干得好好的？像你吗，一辈子就能跑个龙套，一场戏至多两句台词三声吼，多有能耐啊，也配小看我！”

汪卫是市京剧团的黑头，人长得倒是还像条汉子，就是能耐差，台上没玩意儿，台下没出息，只能在团里跑跑龙套打打杂，在家里边买买菜做做饭洗洗衣服，本事比老婆差远了，因此里里外外都是抬不起头的角色，可偏这会儿嘴皮子要发贱，竟开口劝老婆两句，结果反招来一大通数落挖苦。不过，大约是早就习以为常了，因此汪卫倒也不恼，反而挺受活似的，嘻嘻一笑，冲白玉婉一拱手，用舞台上的戏腔说：“娘子休恼——娘子休要发怒！小生岂敢小看巾幗英雄大元帅，还是就此告退，打打小麻将去也——”说完，一转身就溜了。

白玉婉被弄得哭笑不得。

关于他们这对婚姻组合，在许多人眼里都是一个谜。有人私下议论过，说论人材，白玉婉能打九分以上，而汪卫至多只能给个七分半；论本事，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相差太远，无论哪个方面都不般配。可两个天差地别的男女，却偏偏一个心甘一个情愿地捆绑在一张床上，真应了“骏马常驮痴汉走，巧妻常伴拙夫眠”那句老话，叫人实在难以理喻。

只有知情的人明白，将他们拴在一起的红绳，其实是权力。

十年前，汪卫就在京剧团跑龙套。那时，他的父亲汪大军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母亲周芳是市群众艺术馆馆长，白玉婉则刚刚高中毕业，被招进某建筑企业下属的一家大集体砖瓦厂当工人。

有一年，市里搞业余文艺会演，那家建筑企业子弟校的老师王扶之创作了一个小歌剧《工地情》，写的是一个青年工人在老家农村的妻子千里迢迢来探亲，不料，因为一项重点工程正值施工关键时期，丈夫脱不开身，只能在

工地与妻子小事温存。剧目被企业宣传部的尹部长看中，决定排出来参演，在学校就是文艺活动积极分子的白玉婉被选中，饰演剧中的女主角小媳妇。

这个剧在会演中一炮打响，年轻漂亮、能歌善舞、天生风情万种的白玉婉把那春情荡漾的小媳妇给演活了，获得表演一等奖，剧本也获得创作一等奖。

会演的演出场地是市京剧团剧场，汪卫属京剧团的闲人，被抽出来，安排在他妈妈领导的会务组，为会演服务。还在建筑公司演出队走台时，他就被白玉婉的美丽和才情迷住了。他的母亲察觉了儿子的心事，觉得白玉婉不只漂亮，而且很有天赋，很有潜质，是个可造之材，也有选她做儿媳妇的意思，但看出白玉婉似乎同剧作者王扶之关系不错，心里没底，便私下找建筑公司宣传部尹部长了解情况。

“怎么，周馆长看上她啦！是要提拔她，把她给招进群众艺术馆，还是要为你的公子选美呀？”

尹部长同汪部长及其夫人周馆长都是熟人，知道他们的儿子老大不小的了，还没对上象，便半真半假地开着玩笑。

周馆长也不来虚的，说：

“就算两层意思都有吧。不知道那姑娘有对象没有？我看她好像跟那个剧作者关系挺不错的。”

“你说王扶之么？哈哈……小白是他的学生。”尹部长啊啊笑道，接着压低了嗓门，“老首长多疑了！那王扶之马上就是我的女婿，怎么会……”

这就好！周馆长一颗心落地了。

知子莫如母，周馆长明白自己的儿子虽然长得人模人样，说起来堂而皇之是专业剧团演员，但艺术上缺天赋，

为人缺心眼，只会浑浑噩噩地过神仙日子，不是个能够成名成家的材料。然而，由于生活在美人窝子里，又有父母在背后戳着，就非要挑个美人儿做妻子，也不考虑美人儿看不看得上自己，因此总是高不成低不就，人到三十五，还是个王老五，真让为父母的操碎了心。正在这时，白玉婉突然出现，被儿子一眼看上。周芳得知白玉婉还是企业的大集体工人，便动了心。

“老尹！咱都是老熟人，明人不说暗话，”周馆长于是把话挑明了，“我家卫儿看上了那白玉婉；我呢，也觉得那孩子是个人才，埋没了太可惜，因此拜托你，帮忙做做工作。要是小白愿意，我和老汪都会尽力帮助，让她进入专业团体搞艺术。”

“啊哟哟！这么好的事儿，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呢！她喜欢都来不及，还能不愿意？”尹部长说，“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等着听好消息吧！”

事情果如尹部长所预料，白玉婉得知汪部长和周馆长的公子看上了自己，心里顿时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那汪卫这些天时刻都在剧场里转悠，人是长得平常点，但总的还看得过去，何况还能使自己一步跳龙门，由一个整天同泥灰打交道的大集体工人成为专业剧团的演员，跻身艺术殿堂，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去！白玉婉连想也没想，便表了态，同意考虑这门亲事。

“不过，我们的接触就这么几天，也太短了点。这样吧，给我半年时间考虑，怎么样？”她说。

汪部长夫妇和尹部长当然懂得这“半年时间考虑”的含义，笑着同意了。

便是在这半年里，白玉婉先是被尹部长设法由大集体

职工转为国营企业正式职工，从砖瓦厂调到公司宣传部，进而又由汪卫的父母出面，将她从企业调到市歌舞剧团，当上了专业演员，迈出了她人生至关重要的两大步。

她倒也不忘本，不像有些人那样过了河就拆桥，而是恪守诺言，在正式调进歌舞剧团后就同汪卫登记结婚了。

婚礼在市里最豪华的宾馆举办，来宾全是本市政要和文化界名流，那场面、那气派，是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的白玉婉闻所未闻，难以想象的。

那一天，白玉婉一直沉浸在幸福从天降的喜悦幸福中。然而当婚礼结束，当飘飘欲仙的她进入洞房，上了床，和汪卫演绎世间男女那一场春情活剧时，她那种喜悦幸福便被新郎汪卫的萎琐无能一扫而尽，弄得十分败兴、懊丧和伤心……

不中用的丈夫

白玉婉生来便是个完整的女人，优秀的女人，情和性统一的女人。出于对汪卫，尤其是对他的父母的感恩戴德之情，她是真心想做汪卫称心的妻子，做公婆满意的儿媳，于是天性便毫无保留的暴露，期望给丈夫以满足，同时自己也得到快乐与欢欣。

不料，这幸福的期冀最终换来的却是失望和失意。

她一点儿也没料到汪卫竟是那样的男人，一开始倒是热情似火，像狂风般把她放倒，把她剥光，然而，当她心颤颤地期望着暴风雨来临，等待着幸福炽热地燃烧她少女的青春欲望时，他却莫名其妙地突然退潮，突然颓丧，萎靡地不战自败，羞惭哀戚地蜷缩在自己的脚下。

起始，她还以为他是太过紧张，太过猴急，便忍着心痒难禁的折磨，盼望他东山再起，甚至丢掉少女的顾虑和羞涩，温情款款地给他鼓励，给他帮助。然而她的一切努力最终都告失败——丈夫整个儿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老天！这是咋回事嘛？没那个能耐料理朝纲，你还要当什么皇帝？这不是坑人害人么！白玉婉情急之下就来了气，将汪卫一把推开，万般委屈地嚤嚤饮泣。

汪卫听她哭了，心里更自卑，更慌乱，更手足无措。他是个无能的男子，却不是傻子，自然领悟得到白玉婉此时此刻的心情，听得出她的哭声是无语的谴责，在谴责他

设置骗局诓骗她；是无语的控诉，在控诉他们家利用职权引诱无知的她上当。

而这，对自己实在冤枉啊！

我是真心实意地喜欢你爱你的啊！

我连自己也不明白，为啥我竟然是个假男人，是个银样蜡枪头般的废物？

我……我……我受的这打击、这痛苦、这清白之冤又向谁说去？

自卑，痛苦，委屈，羞赧，一齐作用，一种羞于做人的念头便突然升起，汪卫一下出溜下床，向茶几边摸去。

茶几上有只果盘，里面有把锋利的水果刀。

屋里熄了灯，黑不溜秋地，他没能直接摸到刀，却把盘子给碰落了。

清脆的盘子落地声惊动了白玉婉，她下意识地开了灯，见汪卫的手正伸向水果刀，不禁惊恐地一声尖叫，同时飞快地翻下床，朝汪卫扑过去，一把抓住他快要触到刀子的手，惶惶地问：“你……你这是要干……干什么？”

汪卫一下子瘫了，痛苦又无奈，抬起头泪汪汪地看着她，哀哀地说：“玉婉！你相信我，我也不知道咋会是这样？我不是骗你，只是对不起你！我……我这个废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什么意思啊！”说完，便痛不欲生地嚎啕……

白玉婉忙把他搂在怀里：“你别哭，汪卫！别惊动了爸爸妈妈！我不是怪你，我只是没想到……”

好容易，汪卫的情绪才得以平息，但自卑和内疚却没抹去，仍哀哀地请求着白玉婉原谅：“玉婉，你原谅我，我真的不是存心要骗你，而是真心喜欢你，真的！”

“好啦好啦，我相信。其实这也没什么，只要我们两个人好，其它的并不重要，你别太在意。”

白玉婉被他的真诚所感动，被他男子汉的眼泪弄得心里酸酸的，便强装笑脸宽慰，同时温柔地吻着他，用嘴唇吸去他咸涩的泪水。

“玉婉！你……你真好！”

她的宽宥，她温情脉脉的吻，感动了汪卫，汪卫情不自禁地又抱紧了她。两人热烈地亲吻着，抚摩着，喃喃低语着。她觉得他的吻很轻柔，很甜蜜，他的抚摩很柔曼，充满了对自己无尽的宝贵、珍惜和爱护。她的心不由地被他的亲吻和抚摩刺激得亢奋起来，便情不自禁地拉着他的手顺着腹部滑下去……

“啊！不不！那样，你会更难过的。”他却犹豫了。

“不要紧！唔唔！来吧……”她坚决地要求着他……

于是她那片芳草萋萋的处女地便热辣辣地春潮涌动，种子在萌芽破土，禾苗在拔节，花蕾在绽开……

那是多么复杂的感受啊——幸福，痛苦；舒坦，揪心；甜蜜，酸楚……

“啊啊！啊啊！啊啊……”

她被那复杂的春潮旋卷着，像条美人鱼在浪涛尖上翻腾，呐喊……

“玉婉！玉婉！”他以为她痛苦得难以自拔，心里越发地歉疚，“都怪我！都怪我……”

终于，风平了，浪静了，潮退了，她慵懒地缓缓睁开了妩媚的双眼，轻轻地抚着他，又安慰他：“你也别怪自个儿了，这也挺好的！再说，有毛病，我们可以治不是？治好了不就行啦！”

此后，汪卫果真偷偷地寻医问药，但总未能妙手回春。

这事渐渐被他的父母察觉。老两口也很着急，亲自领着儿子找本市这方面的专家，诊断的结果是：先天性器官发育不完整。

老两口惊呆了，不敢相信，又带着儿子上省城，通过关系找最权威的大夫，然而，结论还是一样。

希望彻底破灭，两位老人彻底绝望了，清醒地看到了儿子同白玉婉的婚姻的危机，预料到了他们婚姻的前景。

“没办法，”汪大军无奈地摇着头，说，“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强扭的瓜不甜，那样做，对于白玉婉未免太不人道了！”

作为女人，周芳比丈夫更能体谅：“是呀，这怪不得人家。”

“那，抽时间找卫儿谈谈？”汪大军建议。

周芳表示同意。

在老两口商议的同时，汪卫和白玉婉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汪卫和他的父母一样，心地也很善良。在得知自己生理上的缺陷后，心里万分痛苦，真害怕白玉婉会因此离开他，但设身处地替白玉婉想想，又觉得若死死地对她的恩义抓住她不放，未免太过残酷……矛盾啊矛盾！深陷入矛盾和痛苦中的汪卫被折磨得病了。

同汪卫一样，白玉婉心里也无比地难过。

她自从答应了汪卫的婚事，便开始认真观察他。通过半年来的了解，她知道汪卫事业上虽然平庸，但人却心地善良，性格直率，从不藏奸匿私，而且很善解人意。两人确定关系后，有一次，他率直地对她承认自己在艺术上缺